

XINCHAO NUXING

XIL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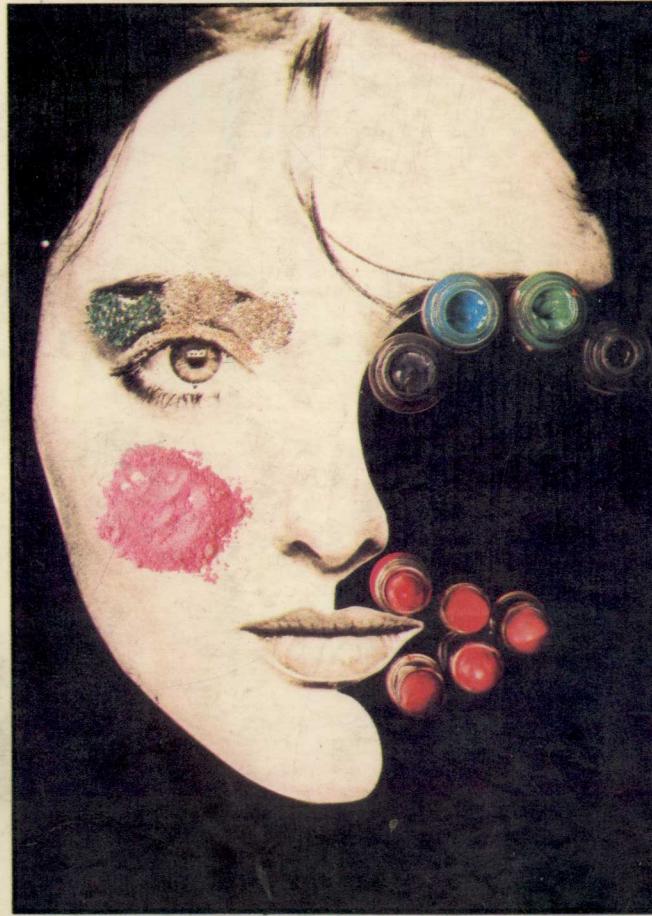
时代送给她一顶草帽，她回赠给时代的  
是一对草帽下的金耳环



郑建华/著

# 新潮女性系列 灯红酒绿

酒店女老板子慧漂亮、性感，为人坦诚又不失狡猾  
子慧在酒客间周旋，游刃有余；她的服务小姐也个个伶牙俐齿，美不胜收



某些酒店因嫉妒子慧而派出小痞子无端滋事，甚至勾结黑社会对其威逼利诱

山东文艺出版社

xin chao nu xing xi lie

郑建华

著

# 灯红酒绿

## 新潮女性系列

子慧微微一笑，同样不相信这样的话。只有一点不知双天是否发现，在与赵文豪接吻的几秒钟内，子慧已经把那只用旧的打火机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装进了赵文豪的口袋里。子慧断定于荔或在这天晚上或在第二天的什么时刻会发现这只打火机，一定会追问打火机的来历，而赵文豪肯定会不知所以然地说些不切题的话，那么这夫妻两个人的矛盾便会因此而加剧了。



子慧是不是有些恶毒？

那一天夜晚，赵文豪在极度满足之中离开了“新海岸”。这是他在“新海岸”的一个新的突破，无论怎样，总之是一种新的突破。

**鲁新登字第 3 号**

新潮女性系列

**灯红酒绿**

郑建华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济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75 印张 2 插页 137 千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5,000

**ISBN 7—5329—1123—3**  
I·1013 定价 5.80 元

# 时代送给她一顶草帽，她回赠 给时代的是草帽下的一对金耳环。

摄影：王文海 摄影人：王文海 摄影：王文海 摄影：王文海 摄影：王文海

——大小真真假假圆圆，像探不穿。她真个个真真小真真地想  
圆，看不透探口口真真。真真大真真真平真平——**——郑建华**——  
黑鞋提弦，真真将天子意小真平不。小真真圆圆真真真真真真  
如真不。真大真真真圆圆小真真真真平。真真真真，到处真真真真  
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真小真真真真平。真真真真，看带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主人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主人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郑建华

新编文集·号

灯红酒绿

真感了。是

——真之造上真之造上真之造上

——（济南经九路此路为路）

济南新华印刷厂印制

——1985年1月32开本 1.25元印制

——1985年1月32开本 1.25元印制

——印制：山东人民

——1985年7月

——印制：山东人民

## 颤回故，醉莫忘，内容提要

三十六岁的酒店女老板子慧，漂亮、性感，聪明过人，为人坦诚又不失狡猾。她的服务小姐也个个伶牙俐齿，美不胜收。因而酒店办得红红火火。

酒店常客赵文豪的妻子于荔，猜疑子慧与丈夫有染，竟找上门哭闹不休；周围酒家因子慧的营业额独具高位而妒恨在心，不仅派小痞子无端滋事，还勾结黑社会对子慧的客户威逼利诱；更有甚者，子慧的服务小姐阿萍突然失踪，子慧的丈夫对其产生误解……这一切，使子慧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她自己的情感世界此刻也正是细雨霏霏，真伪难辨，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一个全新的洋溢着时代特色的女老板形象，将告诉人们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生命题。

## 量氏的对联是这样

大量的描写。诗描绘“豪富”回来一景形容的“岸锦藻”  
后，且或附带香料器皿的音调平仄，虽十和指墨香料  
皆重一，深画普友歌印类不俗不口一喜刻漏日臻小南口甚  
些宵会话，丁来里陶醉中歌香个某丁瘦晚歌会更，去  
吉物香古色古香一景步谷的“岸锦藻”五。主赏翠姑游香  
图卧。“留喜四”四，时恨助酒羹些好已唐字余幽空，醉  
烟雾一音同中，醉晚景时景。蝶蝶蝶员首宗玉眷良朋员杂  
**登**“新海岸”餐饮别墅就坐落在离海大约有十几米的一幢  
白色楼房里。

这座楼房很长，建筑风格是德国和西班牙的混合体，既有德意志的庄严又有西班牙的浪漫，既有德意志的典雅又不失西班牙的韵趣。它如一条长长的白色带子镶在离大海这样近的沿海路上，若是从飞机上看会错认为这是大海的某一道白色的浪花，安稳又平静地嵌在海水的末梢去恭维这座城市，或者说去恭维这座城市中的人们。

这座城市很年轻，年轻得让人瞠目和怀疑以及一些不安，并且感觉到它的故事的起伏动荡。

“新海岸”餐饮别墅位于这座白色长廊似的楼群的东部，这里离海更近一些，似乎一个大浪就会把它打湿。这楼群的底部几乎全部是酒店、娱乐厅之类的门面，一到夜里，霓虹灯交相辉映，争相比赛似的炫耀出一些富丽和气派。几乎每隔三个月五个月，总有一家在忙活着新的装修，门前的景色便常常新鲜得让人大开眼界。如果坐船从海里往这边看，会被它的辉煌所诱惑，以为到了人间仙阁，尤其是在夜间。

这是集体的力量。

“新海岸”的左邻是一家叫“富豪”的酒店。它的最大特色是港味十足，几乎所有的行头都沾着香港的边儿，包括它的小姐们都操着一口不伦不类的港式普通话，一走进去，便会感到到了某个香港电视剧里来了，随时都会有些香港故事发生。在“新海岸”的右边是一面古色古香的店铺，它的名字也与这些装饰很贴切，叫“四喜居”。他们的店员都身着正宗的民族服装。最初是旗袍，中间有一段时间还改成明朝的样式，后来可能是拖泥带水不方便，现在的小姐都是一身短打扮，很像过去大户人家的小丫鬟。她们一个个都活泼可爱，童趣十足，脚上的缎面绣花鞋是很受男士们推崇的，因此“四喜居”的门前常停一些类似“奥迪”、“蓝鸟”、“奔驰”这样的高级轿车，使店老板常常为此洋洋得意于面容。

隔着“新海岸”三四个铺面的光景，有一座挺别致的酒店，叫“广阔天地”。仔细一想就知道是知青开的。店主人是夫妻俩，一同在广阔天地里锻炼过，接受过再教育。那段生活大概对他们刺激挺大，想要留住他们的一些往事的记忆，便起了这样一个名。“广阔天地”的门前自然一应农具俱全，墙上挂着干辣椒和玉米串，一串一串的揭开记忆的日記簿去体味去品尝。墙上还挂着两只大喇叭，放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还有“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等等，耳熟得让人一听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走到门里。门里，迎面是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和毛泽东的像。更奇的是，在门的一侧，有一眼井，并不大亦不深，客人们得自己摇桶提水洗手……故事

还很多，但毕竟说的是“新海岸”而不是“广阔天地”。“广阔天地”的故事可以另写一本书。

“新海岸”的名字与实际很相符，这里本来是一片礁石，浪花四溅，渔人垂钓。后来这一片便统统填海铺地，变成一片很辽阔的样子，不久，这上面便长麦子一样生长出了各式各样的楼群，让常在这一带飞翔的海鸥感到奇怪，因找不到往日熟悉的海面而伤感。在这一带，会常常看到一群一群海鸥在这些楼群的上空嘎嘎叫着盘旋不止，它们在找落脚的桅杆，以为突然间驶来一艘大船。

“新海岸”的铺面有大约二百平米的样子，里面有一个大厅和八个单间。大厅里的装饰显得深邃和高贵。主要色调是蓝色，便有了些飘逸的情趣。小姐们的服饰通通都是蓝色的旗袍，上面闪动着无数的光亮，很像是无数的蓝宝石集中在旗袍上面，每一粒都可以发表一个传说。小姐们的耳饰也是统一的，也是蓝宝石的感觉，轻轻的垂动着，人一走起来一颤一颤的显出了一些优雅和教养。当然鞋也是蓝色的，亦亮亮的，生怕人们疏忽了它们。小姐们的体形都不错，大约都一米六五以上，再穿上高跟鞋，就几乎是一米七〇多了，那种亭亭玉立的感觉就体现出来了。“新海岸”在这条街上最可以炫耀的，就是它有这样一批年轻漂亮的小姐，且都这样修长，文静。似乎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部爱情故事里的女主角。

这八个单间，每一间都有一个名字镶在门楣上，在汉字的下面便相应地写着一个与这个名字相应的外文名字。例如“夏威夷”，它的下方就写着英文“Hawaii”，而“新宿”就写着日文“しんしゆ”。它的八个单间的名字依次叫

“夏威夷”、“新宿”、“渥太华”、“悉尼”、“汉城”、“好莱坞”、“曼谷”、“琴岛”。并且在每一间屋子的四壁上会看到与它们名字相符的风光照片和听到异帮异样的音乐，而卡拉OK的歌曲里也多一些这样区域的歌子。一走进屋子，在等菜的短暂休息时间，会看到电视录相带放一段与这座城市相应的风土人情，让你感到当了一回美国人或日本人或高丽人的感觉。在你还没有欣赏完这些带子时，小姐便会在悦耳的声色中送上来令人喜欢的菜肴，于是一个好气氛就形成了。余下的故事便是客人们自己的事了。

“新海岸”是一家独资企业。它的女老板叫子慧。

子慧的舅舅给了她二十万美元办了这个“新海岸”。使这位曾经做过小学教师的三十六岁的女人成了这里的主人，并把这里办得有声有色，很有些起伏，像生活一样流动出了许多的跌宕和色彩。在这条新崛起的知名度正如日中天的街道上成为一颗挺耀目的明珠。

这条街很年轻，有大约不到一年的光景，也许是因为它的基石是礁石的缘故，有一种坚硬、执著支撑着，几乎在几天之内，它的名称就叫响了，它叫新海岸路。

子慧这时正坐在大客厅旁边的一小间夜晚供服务小姐休息、白天子慧办公的总经理室里的软皮沙发里修指甲。她的指甲很漂亮，或者说她的手很漂亮。她用一种极浅极浅的透明的指甲油涂在上面，把她那十枚修剪得很得体的指甲盖弄得反射出一种柔和的光，宽宽的，柔柔的，透着许多的高贵。子慧十分爱护自己的指甲。在闲着的时候，她最习惯的动作就是不厌其烦地反复端详她的指甲和手，有点像注视情人似的。

准确地说，她的手很漂亮，纤细且修长，白皙的皮肤把它们修饰得简直是一副精品。尤其是当这双手中的某一只偶尔夹起一支女士香烟的时候，那种感觉简直就是一首诗，是很容易挑逗起一些人的性亢奋的。这话绝不过分。只要看一看她的手就全明白了。她把手保护得这样好，以致上面的骨节亦小而软，指尖细长，很有曲线的延伸着。当它们安静的落在膝前或沙发扶手上的时候，那种文雅就是两位淑女在那里静静的凝笑。

真是一双美丽的手，或者叫美丽绝伦的手。这手的一抬一落一扬一收一翻一正会拨动出怎样的情景，从下面的故事就可以明白了。

在左手的无名指、中指和小拇指上分别戴着三种不同的戒指。小拇指上是一只豆绿色的宝石戒指，小巧精致；中指上是一枚纯金的花纹戒指，纹路精细别致；无名指上的戒指最炫目，是一颗很大的蓝宝石戒指。晶莹得如一面湖水一样让人晕眩，蓝得让人心跳。如果这三枚戒指并摆着放在一起，像一家三口，蓝宝石是爸爸，纯金戒指是妈妈，而绿宝石就是孩子了。而子慧的右手只带了一只戒指，她戴在中指上，是那种可以和左手的蓝宝石戒指交相辉映的红宝石戒指。这种红有些太凝重，猛一看，很难发现是红色的，有点太紫了，太重了，体现着一种沉重的爱情。

应该说子慧的手是非常适合戴戒指的，因为它本身太优秀了。这样优秀的东西是一定要让它放些光彩的，而戒指的任务就是把它介绍给众人。

除此之外，子慧既不戴耳环也不戴项链，除非有什么重要的应酬，须和服饰搭配而戴上一二次，平常她是绝不

戴的。她让她的项链和耳环睡在她的珠宝盒子里休很长的长假。她对它们冷落得有些残忍了。子慧在继续修指甲。这时是下午四点四十分左右。中午的客人刚刚离去，晚上的客人还没有到来。这是一天当中比较清闲的时候。子慧刚刚给她的几位服务小姐开了一个会，会上宣布了一项任命，那个叫阿萍的姑娘担任她们的新领班，因为她们的老领班找了一个很富的老板要做太太了。小姐们为此而羡慕得要命，都企望这样的好事在某一天降临到自己头上，让自己也去当一回太太，尝尝什么滋味。这些小姐中有三分之二是子慧专门去农村招来的，她们对什么都新鲜得要命，子慧当时选小姐的时候不亚于选美比赛，她极其挑剔小姐的身高、形体、相貌和文化素质。阿萍就是她们中间最令子慧满意的一个。她在极短的时间里便学会了一口挺地道的普通话，并且从衣着打扮上开始成为一名有教养的少女。

子慧当过教师，训练这些十五到十九岁的女孩子应该说是一件不难的事。她一直在另外的地方训练她们，直到开张前的三天，她才拉着大队人马进驻“新海岸”，小姐们的情形使新海岸路的主顾们的眼睛都亮了好一阵。老板们之间便知道了，这个女老板有些不简单了，谁要是低估了她，谁就会犯路线错误。

什么事，敏子都做得有板有眼，就是疏漏也显得有板有眼。

子慧一边修着指甲一边和坐在她对面的那个叫阿萍的领班说话。因为是暮春，她穿着一身纯羊绒的套裙。鹅黄

色的上衣和一条深绿色的西服裙。上衣很长很大，几乎盖住了短小的裙子，让裙子露出大约有十公分的样子，那鹅黄色上衣上点缀着几道同裙子一样颜色的简单图案，使人感到子慧的清爽。她把浓密的长发束在一起，亦用一朵几乎是和衣服的黄、绿完全相同的头饰软软的松松的扎在脑后，与她修指甲的不紧不慢简直和谐到了极点。而沙发正是黑色的，宽松地包围着她。

她扬起头来看了一眼坐在自己眼前毕恭毕敬的阿萍，她喜欢阿萍的聪明和温顺。当还不足十八岁的阿萍从那间简陋的农舍里走出来时，子慧便对自己说，别挑了，就是她。她比子慧略矮一点，大约有一米六八的样子，如果她们穿上同样的衣服，很容易让人猜成姐儿俩的。

“阿萍，做了领班我会给你加薪的。不过，你得替我把她们管好了，服务质量要一流的，绝不能给我砸了客户，谁要给我砸了客户，轻的罚款，重的开除。”

“嗯，老板。”

“还有，各个房间的卡拉OK机不准随便开放，没有客人时一律不准启用。”

“嗯，老板。”

“我听说青青最近交了个男朋友？怎么回事？”

“我……我也不清楚。”

“弄清楚了告诉我。我早就说过，该谈恋爱的时候我会让你们谈的，现在不行。刚刚才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就想到情场上试验试验？我告诉你阿萍，这个头你得带好。”

“是，是的。”

“这几个人里面数着你扎眼。客人们也愿意让你服务，

你可得好自为之。我器重你不假，但我绝不惯你。”  
“我记住了。”  
子慧把最后一个指甲修好，抬头看了一眼阿萍，注意到她正毕恭毕敬的听自己的话，显得很顺从很虚心的样子，心中便觉得受用了一下。要知道管理这帮姑娘是很有些讲究的，当她们渡过了最初的陌生、不习惯、羞怯以及害怕之后，在短短的半年之中，她们每一个人都产生了惊人的变化，无论从服饰从谈吐从行为从思想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当她们从闭塞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先进，从愚昧走向文明的时候，当她们大瞪着眼睛看这个纷乱的曾经是属于别人的世界，并且知道这个世界也同样属于自己的时候，她们那正值青春期的骚动和活跃便不折不扣地表现出来了，并且那么着急的想要挤进这个世界里去，去证明自己。青青正是这里最耐不住寂寞的一个，刚刚十八岁的青青已经开始频频约会了，这不能不引起子慧的警惕。

好在阿萍是听话的。这里面最漂亮的姑娘最听话使得子慧得到了一点安慰。于是她对阿萍说：

“五点四十，赵总经理要在这里宴请他的西德客人，已约定了在‘夏威夷’，你去准备一下，不得出一丁点儿纰漏。”

“好的。”

阿萍站起来，有一种旱地拔葱的感觉，细润，白洁，有声有色的感染人。她的旗袍稍有些瘦了，更显得她的身材山高水长，很起伏很别致，尤其腰和胸之间的过渡，起伏出许多性感来供别人尽情欣赏。

子慧想说，你的旗袍该换一件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阿萍若换，那么所有的姑娘便也要换，这笔开支是需

要运算一下的。于是她换了一个话题对已走到门口的阿萍说：

“阿萍，你快满十八岁了，我呢，三十六岁了，正好比你大一倍。按说我可以做你的母亲，我对你要求严格是为了你好。青青如果还这样胡闹下去，我就炒了她，绝不允许她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一个女人要有个好名声。懂吗？”

“懂啦。可是……可是……”阿萍欲言又止的样子使子慧立刻感到这个清秀的小姑娘大概又遇上了什么麻烦。漂亮的女人是容易引起麻烦的，历朝历代，总是这样。即所谓“红颜薄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即使这样也没有人希望自己一生下来就是个丑八怪。

“可是什么？”子慧半是同情半是冷漠地问。按说阿萍喜欢惹麻烦是不该怪罪她的，谁让她这样漂亮又这样低眉顺眼的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似乎任何人都可以在她身上占便宜似的。这很奇怪，子慧一见到她就感觉到了这种奇怪，她是这样的容易让人产生侵略她进攻她占领她消灭她的念头的。这的确不是一件好事。

阿萍显然犹豫了一下，看了子慧一眼，那种期期艾艾的神色让子慧气也不是恼也不是。于是，子慧一招手：

“回来，坐下，慢慢说。临走的时候你父母可是对我嘱咐过了，要拿你当亲女儿对待。说吧。”

阿萍只好又返回刚才坐的地方。她其实已经有些后悔不该挑起这个话题。子慧经理是个精明又敏感的女人，阿萍断定这个话题是不会引起子慧高兴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赵总经理的秘书对我……”

阿萍只说了半句，另半句她不知该怎么说。

“对你怎么了？”

子慧问着。但因为阿萍提到了赵总经理，子慧心中立

刻骚动了一下，更加认真地问阿萍。

“他……他说他喜欢我……”

“说句喜欢你就喜欢你了？喝多了酒的男人说什么话都

不要当真。”子慧松了一口气，立刻想到总跟赵总经理来的

那个叫双天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很好记，第一次就记住了。

双天，的确不错。子慧发现阿萍的话没有说完便又问：

“他还说什么？”

“他说……他说想认我当干妹子。”

“干妹子？”子慧听到自己问了一句。

“你答应了？”

“起先我不答应，后来他连着说了好几次，我磨不过他，就答应了。经理，你看，我怎么办？待会赵总来，他肯定会再问的。”

好像有一头小鹿闯进子慧的智慧门里，她轻轻一笑，朝阿萍扬了扬手：“好了，你去吧，这事交给我办，我和赵总说一说。你干活去吧。”

“可是，可是你怎么说呢？”

阿萍不想离开又不得不离开地走到门口，回头问了子慧一句，子慧看到阿萍漂亮的眼睛里闪动着一种叫深情的东西，很晶莹很清澈，有一种少女的冲动。

“那么，我问你，你喜欢不喜欢双天？这么说吧，你愿不愿意让双天当你的干哥哥？”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

“答应了又怎么样？我问你，你勉不勉强自己？”

“怎么说呢？我，无所谓。只是不想得罪了他。怕影响咱的生意。我知道赵总是咱的主户。”

“好了，我知道了。咱‘新海岸’有你这份善心就不错了。你准备吧，再有四十分钟，赵总就要到了。另外，其他几个单间都预订得怎样了？”

“还有‘悉尼’和‘渥太华’空着。待会准有急客来的。”

阿萍说着，终于推开了门，走出了这间房子。

看到阿萍有些婀娜多姿的走出门去，子慧感到一种拥有财富的满足。阿萍和她的那一群女孩儿就是子慧的财富，她们尽心尽力的为“新海岸”贡献着她们的青春。然而子慧从阿萍和青青身上已经看到了在她们俯首贴耳的背后那种对新生活的向往和盲目已经挑逗起她们的情绪，这种情绪每时每刻的生长着，什么样的灭火器也弄不熄它。子慧在想，该怎样利用这种骚动去为自己效劳？子慧通过近半年来的经营，她已经看到了自己这一生的意义所在，她想要实现这些意义，当然这些意义里不可能没有钱的装饰，但又绝不仅仅是钱。

是什么呢？

子慧对着墙上那面照人很逼真的镜子问了一句。然后轻轻一笑，把她的手又一次伸到眼前看了看，很挑剔地看了眼，才有些满意的让眼睛离开它们。她站了起来，朝镜子移动了两步，同样挑剔地看看自己的服饰和容貌，并把额前的刘海轻轻的摆弄了一下，看到自己的额头很自然的埋在刘海里，便又一次轻轻的笑了。

她每星期都要去美发厅去做面部美容，那些昂贵的修

理使她的肌肤的确总是体现出一种光彩照人的韵味。难怪有一次赵总经理醉眼朦胧地说了一句：

“子慧，我对你是恨不相逢未嫁时呵！”  
“来，为相见恨晚干一杯。”双天在旁边举起了酒杯，冲着赵总和子慧甜甜蜜蜜的说着。

“不，不，我们有制度，服务小姐对客人是不准陪酒的。”  
子慧推脱着。

“可是你不是服务小姐，你是经理呀！今天这杯酒你如果不喝了，我就敢替赵总做这个主，从此我们公司与你们‘新海岸’分道扬镳，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们离开你‘新海岸’，去你旁边的‘富豪’或者‘四喜居’，怎么样？”

双天的话是话里有话，子慧从那时起不再小看这个仅有二十六岁的小秘书，所以当阿萍吞吞吐吐的讲出双天要认她当干妹子的信息来时，子慧心里是激动了一下子的。这是一条鱼，这条鱼已经咬住了鱼饵，如今是如何想办法使这条鱼死死地咬住鱼饵，一用劲把他给钓上来，放进子慧的鱼缸里，透过玻璃去看他怎样摇头摆尾的游来游去的样子。那一定很好玩。

后来，子慧就因为双天的这一番话，又因为赵总并没有制止双天的这一番话，于是她喝了一杯酒。从此，有一杯便有第二杯、第三杯以及无数杯。每次赵总带客户来喝酒时，子慧便总得喝上几杯，久而久之，赵总也不拿子慧当外人，子慧也不拿赵总当外人。赵总所在的华颖公司的帐上便不断的出现“新海岸”的单据。

赵总经理叫赵文豪。四十二岁。